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I-11
7.9 (40-5)

卷

七



一九一八年四月，頓河流域發生了很大分裂：北方各區——霍派爾斯克、烏斯旗——獲得月吉次克和一部分頓河上游地區——的哥薩克們，和米倫諾夫以及一部分退却的赤衛軍們合流了；下游各區的哥薩克驅逐他們，向本州的邊境上壓迫着，戰鬪着，一寸一寸地收復故鄉的土地。

霍派爾斯克的人們幾乎全部都跟米倫諾夫走了，烏斯旗——獲得月吉次克的人走了一半，頓河上游跟着走的人很少。

在一九一八年，歷史才決定性地把上游的和下游的人們分開了。但是分裂的端倪，在幾百年以前就已經顯露出來。當時北方各區不很富庶的哥薩克們，既沒有亞速海沿岸的肥沃土地，也沒有葡萄園，更沒有豐饒的獵場和漁場，他們突然一天一天地遠離柴爾喀斯克，任意地侵犯大俄羅斯的土地，並且擔當了從拉辛到契爾卡斯一切暴動者的靠山。

甚至在晚近，當被專制的手腕所壓迫着的各軍區，都呈現出不穩的時候，上游的哥薩克們便公開地揭竿而起。由自己的首領們領導着，動搖了沙皇統治的基礎：和御用的軍隊打仗，在頓河上搶掠商船，又移動到伏爾加河流域去，參加被蹂躪過的查波羅日^①的暴動。

① 查波羅日——德森伯河之邊界以南的土地，中世紀為查波羅日哥薩克所居之地。

四月底，頓河流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經肅清了布爾雪維克的勢力。在這以後，顯然有了建立自己的州政權的必要，於是，在南方戰鬪的軍人領導者們便提議召開總會。定於四月二十八日，在諾沃柴爾喀斯克召開頓州臨時政府委員和各部落以及各部隊的代表大會了。

薩坦村在四月二十日收到了月申斯克部落首領的公文，通知將於本月二十二日在月申斯克部落召開部落大會，選舉參加軍人總會的代表。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會場上把公文讀了一遍。村莊便選舉他、包嘎推遠夫老頭子和潘若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到月申斯克去。

在部落大會上，潘若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也當選了出席總會的代表。當天他就從月申斯克回來了。次日決定和親家翁一同向米列洛窩出發，爲了能够如期趕到諾沃柴爾喀斯克去（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要在米列洛窩買點煤油、肥皂和其他日用品，他也想順便給莫訶夫的麵粉廠買些粉籬和五金）。

天一亮他們就出發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黑馬輕快地拖着車。兩位親家並排坐在繡花的車廂裡。他們一面走上山崗去，一面談起話來了：因爲米列洛窩有德國人駐紮着，所以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有點兒害怕地問：

「怎樣，親家，日耳曼人們不會扣留我們嗎？他們是些狡猾的人，他媽的！」

「不會，」潘若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確定地說。「馬特悅，喀書林前天到那兒去過，他說，德國人膽量很小……不敢動哥薩克們。」

「你瞧！」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從玄色的長鬚子裡浮出了笑容，玩弄着櫻桃木的鞭子；看來，他已經安心了，轉變了話鋒：「你以為，會成立一個什麼樣子的政權呢？」

「我們選一個首領。選自己人！選哥薩克！」

「但願如此啊！最好是選得像吉普賽人找馬一樣，找一個好將軍。不要弄一個廢物來。」

「我們好好地選。頓河的聰明人還不少啊。」

「對，對，親家……聰明人和傻子都是不用栽種的——自己就會生出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眨起眼睛，憂鬱浮在他那雀斑的臉上。「我總想叫自己的米琪喀出人頭地，想叫他學做軍官，可是他連教區小學都沒有畢業，第二年冬天就逃掉了。」

他們沉默了一分鐘，想着兒子們跟着布爾雪維克，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馬車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像發熱病一樣搖動；右手邊黑馬後腳碰傷了前腳，還沒有磨光的馬掌鏗鏘響着；車廂搖晃着，緊緊擠着坐的親家翁們，就像魚產卵時一樣，肋骨貼着肋骨。

「也不知我們的哥薩克們在哪兒？」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嘆了一口氣。

「沿霍派爾河走理。那個喀勒梅克人非多特加從庫梅勒仁斯克回來，他的馬也被打死了。據說，他們佔領着往岐山斯克部落去的大路。」

兩人又沉默了。脊背被微風吹得冷颼颼的。後面，頓河的對岸，紅色的霞光雄壯地默默地照着樹林、沼地、湖泊、光禿禿的田野。砂丘像黃色蜂巢的硬皮一樣躺着，像駝峰一樣的，上下翻滾的波浪，微弱地閃耀着紅銅色。

春天過得並不很舒適。樹林的碧綠色，已經換上了豐滿的濃綠色，草原上都開了花，春潮已經退了，在草場上留下了無數的小水窪，但是在山崖峻急的斜坡下的黏土上，還保留着一些殘雪，誘人地、明朗地閃着光。

第二天黃昏，到了米列洛窩，他們寄宿在一個位於褐色穀倉旁邊的、熟識的烏克蘭人家。清晨，吃過早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套上馬，到舖子裡去了。他毫無妨礙地橫過了鐵道，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這兒看見了德國人。三個德國的國民軍攔住他。其中一個小身材的、栗色鬚毛連鬚子長到耳朵的傢伙，招呼着揮了一下手。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拉了拉韁繩，不安地和若有所待地蠕動着嘴唇。德國人走了過來。一個高個子而肥胖的普魯士人，露着白牙齒微笑着，向同伴說：

「這是真正的哥薩克。你看，他還穿着哥薩克的衣服呢！他的兒子們，一定和我們打過仗。把他活捉送到柏林去。這是一個非常出奇的展覽品啊！」

「我們只要他的馬，至於他本人，叫他滾蛋吧！」那位短粗而生着栗色鬚子的傢伙，連笑容也沒有地回答。

他害怕地把馬看了一遍，走到車跟前來。

「下來，老頭子。我們要用你的馬——從這個麵粉廠運些麵粉到火車站去哪，下來呀，對你說哪！你可以到司令部去討還馬。」德國人用眼睛向麵粉廠瞟了一下，又用一種對於他的命令不必懷疑的手勢，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下來。

其餘的兩個人走到麵粉廠去了，一面回顧着，一面笑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面孔罩上了一層灰黃色的紅暈。他把繩繩纏到車廂橫木上，像年輕人一樣敏捷地，從車上跳下來，走到馬前面去。

「親家沒有跟來，」他想了一下，心裡冷了。「他們把馬搶去啦！噫呀，倒楣啦！他媽的！」

德國人緊緊閉着嘴唇，捉住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袖子，做了一個叫他到麵粉廠去的表情。

「住手！」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向前探了一下身子，很明顯地面色蒼白了。「不要亂動手！我不給馬！」

德國人從他的聲音中，猜出了他回答的意思。因此，兇狠地張開口，露出發青的乾淨的牙齒，瞳孔威脅地張大了，聲音有力地和大聲地響着。德國人抓住了掛在肩上的來復槍皮帶。在這一個瞬間，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想起了青年時代幹過的事情：他幾乎連拳頭都沒有揮動，就用一種拳擊家的擊法，向那人的顫骨上打去。那人被打以後，咬着牙搖了搖頭，下巴上的鋼盔的皮帶斷了。德國人平着倒了下去，一面想要站起來，一面從口裡吐着滿是血的血塊。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又向德國人的後腦袋上打了一陣子，他向一旁跳去，彎下身，迅速把來復槍奪過來。這一刻，他的腦筋動得非常快、非常清楚。他往回拉着馬，已經知道德國人並沒有向他背後開槍，大概是害怕被鐵路板柵後面的或者鐵路上的哨兵看見。

在賽馬的時候，黑馬們也沒有這樣發瘋般的跑過！就是在結婚的時候，車輪也沒有這樣飛快過啊！「主啊！救命吧！救命啊，主啊！爲了天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小聲叨唸着，鞭子簡直是沒有離開馬背過地抽着。幾乎要毀掉天生的貪慾：他還想回到住處去拿忘了帶來的車墊子；但是理智克服了慾望——他朝另一個方向跑去了。他一口氣跑了三十哩路，到了奧列霍甫村，正如後來他自己說的，快得就像聖伊里亞在他的車輪上一樣。一到奧列霍甫，他就跑到一家熟識的烏克蘭人家去，樣子顯得半死不活，把發生的事情向主人講了一遍，請求把他和馬藏起來。烏克蘭人答應掩藏他，但先警告道：

「我答應，但是他們如果拷問我，格里郭黎支，那麼我可要說出來，不然對我沒有什麼好處！他們會把我捆起來，把房子燒掉的。」

「你就把我藏起來吧，親愛的！我會謝你的，你想要什麼都可以！只要能救命，把我藏在什麼地方都好，我給你趕一羣羊來！送十隻最好的羊也不在乎！」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一面請求着和答應着條件，一面把車向板棚推去。

他很害怕追趕，比害怕死還要厲害。他在烏克蘭人家等到黃昏時候，直到天黑才溜出來。他從奧列霍甫出來，車子一路上轟轟亂響，馬身體的兩旁都迸起了汗沫，輪子上的輻條都混到一起了，直到下亞布倫斯克村，他才清醒了過來。他還沒有走進村子，從座位下面把奪來的來復槍拿出來，看了看裡面有用化學鉛筆寫着字的皮帶，輕鬆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追上了怎麼辦，鬼兒子們？你們那點道行還淺哪！」

但是他並沒有給烏克蘭人送羊來。秋天又從這兒經過，他看到主人的期待的眼神，回答說：「我們的羊都瘟死啦。羊養得太糟啦……不過，現在把自家園子裡摘的梨給你帶了幾隻來，爲了感謝您啊！」他從車上掬下來二十多個，在路上碰爛了的梨，同時把呆里呆氣的眼睛轉到一旁去，說着：「我們的梨子好吃得很……是放熟的……」就告別了。

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從米列洛窩跑出來的時候，他的親家翁正在車站上。一個年輕的德國軍官簽了通行證，通過翻譯問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一些話，他吸着廉價的紙煙，很客氣地說：

「請走吧，不過您要記住，你們應當有一個聰明的政府。你們選總統也好，皇帝也好，什麼人都成，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人不會破壞國家的秩序，敢於執行忠於我國的政策。」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非常不高興地望了望德國人，他不想繼續談話，領到通行證以後，立刻就去買車票了。

在諾沃柴爾喀斯克，那許多青年軍官使他吃了一驚：他們成羣結夥地在街上逛，坐在飯館子裡，帶着女孩子玩，在阿塔曼府和預備做會場用的法院附近徘徊。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代表宿舍裡，遇到了幾個同鄉和一個葉蘭斯克部落的熟人。代表中間大多數的哥薩克，軍官並不多，一共有幾十人，都是部落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關於州政權的選舉問題，流傳着不確定的消息。只是有一件事很明白：一定要選一個首領，大家提出了許多哥薩克將軍的名字，議論着候選人。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來到的那天，吃過晚茶以後，蹲在自己的屋子裡，嚼自己家裡帶來的乾糧。他攤出來一條乾鯉魚，切開麵包。兩個米古林斯克人坐在他面前，還走過來幾個人。他們先從前線的情況談起，漸漸轉到政權的選舉上來。

「再也找不到比故去的喀列金更好的人了，願他在天堂幸福！」一個藍鬚子的叔米林斯克人嘆了一口氣。

「這話不錯。」葉爾斯肯人同意了。

一個參加談話的二等大尉，別司塞爾根斯克部落的代表，有點激動地說道：

「怎麼會沒有一個合適的人呢？你們怎麼搞的，諸位？克拉斯諾夫將軍呢？」

「這個克拉斯諾夫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諸位，你們這樣問，不害羞嗎？一位有名的將軍，第三騎兵軍團長，聰明而且得過十字勳章，是一位天才的領袖啊！」

二等大尉這番高興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句子，激怒了一個從前線部隊來的代表。

「可是我老實告訴您：我們知道他的天才，他十足是個廢物將軍！在日耳曼的戰爭中弄得壞透了。如果不是革命的話，他只好永久做旅團長吧！」

「您這是怎麼說呢，親愛的，不知道克拉斯諾夫將軍才這麼說，而且您怎麼能用這種話嘲笑被大家尊敬的將軍？您大概是忘了，您是一個普通的哥薩克吧？」

二等大尉藐視地拋出了這些像水一樣的句子，使那個哥薩克驚慌了，害怕了，——他一面不

安着，一面嘟囔道：

「大人，我是說，我自己曾經在他指揮下服務……他在奧地利的戰線上，把我們的軍隊送上鐵絲網上啦！落入敵人的陷阱，因此我們才認為他是廢物……可是在別處，誰知道他……也許，完全相反……」

「可是為什麼上級要把十字章賞給他？混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被鯉魚刺卡了一下子；他咳嗽了一陣子，就向從前線上來的人攻擊起來：「真是大混蛋，你是頂壞的人……你瞧，是個什麼樣子！你們如果少說點話——也許不會鬧得這樣糟啦！而且你們偏偏自以為聰明。空話！」

所有下游的人們都堅定地擁護克拉斯諾夫。一個得到喬治十字章勳位的將軍，是很合老頭子們的心；有許多人曾經跟他參加過日俄戰爭。克拉斯諾夫過去的歷史迷惑了軍官們：近衛軍、社交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將軍、從前在皇宮裡充任皇帝陛下的隨員。克拉斯諾夫非常像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不僅是個將軍，又是一個組織的人才和軍事專家，而且還是一個作家，在「尼瓦」雜誌^①的副刊裡面，時常可以讀到他所寫的取材於軍官生活的小說；他既然是作家，——那當然是個文明人。

擁護克拉斯諾夫的瘋狂的宣傳，在宿舍內進行着。在他的名字前面，其他將軍們的名字都暗淡無光了。一些信仰克拉斯諾夫的軍官們小聲傳播着關於阿福里康·包囉耶福斯基的消息，彷彿

① 尼瓦週刊於一八七〇年在彼得堡發行家庭畫報，至一九一八年停刊。

包嚙耶福斯基和鄧尼金已經走上了同一條路，如果選包嚙耶福斯基做首領，只要他們把布爾雪維克殺光，一跨進莫斯科時，就會廢除所有哥薩克的特權和自治權。

克拉斯諾夫也有一些敵人。一個教員代表，徒勞無益地想破壞將軍的名譽。教員到代表們的屋子裡走動，像蚊子一樣，在哥薩克們生毛的耳朵旁邊惡毒地嗡嗡叫：

「克拉斯諾夫嗎？他是一個卑鄙齷齪的將軍，一個沒用的作家！宮廷的佞臣，拍馬屁的人！這樣說吧，一個想要獲得民族資本和保存民主制度的人。你們看着，他會用很便宜的代價把頓河賣給第一個收買的人！他是一個小人。他的政策等於零……應當選阿蓋耶夫！那個人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教員並沒有成功。五月一日，開會的第三天，人們都傳說着：

「請克拉斯諾夫將軍！」

「好呀！……」

「我們誠心誠意……」

「請求他上台！」

「選舉我們值得驕傲的人物！」

「叫他上台，對我們談談生活的事情！」整個廣大的會議廳內騷動了。

軍官們低聲地拍着手掌，哥薩克們也學着他們，笨拙而不很響亮地拍起手來。他們那黑色的、被勞動弄得傷痕斑斑的手，發出了乾燥的、像破裂一樣的響聲，可以說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聲

音，和那些擠滿走廊和過道中的小姐和太太們的、軍官和學生們可愛的手掌所發出的鼓掌的柔軟的掌聲，成了強烈的對比。

那位高個子而身材合諧的穿着禮服的將軍，胸前掛了許多十字勳章和獎章，帶着肩章和其他的將軍獎章，雖然年歲很大，但是仍然很漂亮。他雄壯地邁到講台上來時，會議廳響起了一聲鼓掌和吼叫聲。掌聲像喝彩一樣向上升去。狂歡的波浪在代表的隊伍中動蕩。在這個生着一張驚慌和不安的臉，像畫中人的姿勢站着的將軍身上，可以看到許多往日的帝國威力的陰影。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流着眼淚，從帽子中掏出一條紅色手帕，擤了半天鼻涕。「就是這個將軍！一看就像個人樣！就像皇帝一樣，甚至連相貌都很像。而且還很像故去的亞歷山大❶！」他一面想着，一面溫存地看着站在脚前面的克拉斯諾夫。

這一次軍人聯合大會就叫做「救頓河總會」——正不慌不忙地開着會。依照總會主席楊諾夫大尉的建議，接受了戴肩章和各種軍功記號的決議。克拉斯諾夫發表了一篇匠心獨運的漂亮的演講詞。他沉重地說到「被布爾雪維克咒罵的俄羅斯」，講到它的「過去的力量」，講到頓河的命运。他描繪着真實的情況，簡單地談到德國人進攻的問題。當他很感動地說到布爾雪維克們垮台以後，頓州就要建立獨立生活時，引起了熱烈的稱讚。

「強大的軍人總會要管理頓州啦！被革命解放了的哥薩克，要重建起哥薩克生活那過去的美麗的制度啦。我們也可以像我們祖先的時代一樣，可以用響亮的堅強聲音說：『白色的沙皇

❶ 這是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①，請您在堅固的莫斯科，我們，哥薩克們，就住在靜靜的頓河！」

五月三日的晚會上，以一百零七票對三十票和十票棄權的情形下，克拉斯諾夫少將被選為軍區長官。他在還沒有從大尉手中接過首領權標②之前，提出了條件：確認他向總會提出的基本法案和賦與他無限制的統帥權力。

「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滅亡的前夜！只有在對首領完全信任的條件下，我才敢拿起權標。只有當我知道，總會——頓河意志的最高表現——是信任我，爲了反布爾雪維克的混亂和無秩序的過程中，能建立好强有力的權力形式時，我才能有自信心和熱情地去從事工作。」

克拉斯諾夫提出的法案，自身就是急就章——把舊日帝國的法案改頭換面草擬而成的。總會怎麼會不接受它們？大家很高興地通過了這些法案。一切的東西，甚至那改造過的旗子，都令人想到從前：藍色、紅色和黃色的條紋（這表示哥薩克、客籍人③、喀勒梅克人），只有國徽，把那隻兇狠而張開兩翼、伸着爪子的雙頭鷹，改成了一個頭戴皮帽，身佩馬刀、火槍和各種武器，騎着馬站在酒桶上的裸體的哥薩克。

一個喜歡拍馬屁而腦筋簡單的代表，更提出了一個不要臉的問題：「也許老大人有權建議變更已經通過的基本法案吧？」

② 俄國境內非俄羅斯民族稱俄國沙皇為「白盾」。

③ 尖頭有翼之權標（古哥薩克酋長頭銜之權標）。

④ 哥薩克人稱外地人之居住在舊頓河州者。

克拉斯諾夫很慈愛地笑了，決定給自己開一回玩笑。他應允地向總會代表們望了一下，用一種被全場注目弄快活了的人的聲音回答：

「可以。第四十八條、四十九條和第五十條，關於旗幟、國徽和國歌的規定，都可以修改。除了紅旗外，你們可以向我建議改變成隨便什麼樣的旗子；除去猶太人的五角星或者什麼別的秘密團體記號，改用什麼樣的國徽都行；除了『國際歌』外，隨便什麼樣的國歌都行。」

總會歡快地通過了法案。後來，長官的玩笑，彼此傳說了很久。

五月五日總會閉幕了，大家都發表了最後的演說。南方兵團的指揮者，簡尼索夫上校，他是克拉斯諾夫的左右手，答應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布爾雪維克的暴動。由於選出了首領，和獲得了許多前方的消息，總會代表們都安心而高興地散去了。

非常衝動的、被暫時的欣慰充塞着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頓河的首都回來了。他堅決地相信，權標是已經握在可靠的人物手中了，不久就可以擊敗布爾雪維克，兒子們也可以回家種田了。老頭子坐在車窗邊，雙肘交叉在小桌子上；耳朵裡還響着頓河州歌的告別聲，活潑的話句一直滲透到意識的最深處，覺得好像「正歡的靜靜的頓河」動蕩了，波濤洶湧了。

但是，離開諾沃柴爾喀斯克沒有幾哩路，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車窗中，望見了巴伐里亞馬隊的前哨。一隊騎馬的德國人，正沿鐵路線兩旁向火車迎面走來。騎士們安靜地騎在馬鞍上，銀得又肥又胖的馬攪甩着剪得很短的尾巴，在太陽下面閃閃發光。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俯身向前，痛苦地皺起眉毛，望着德國人的馬蹄子，一跳一跳地、得意洋洋地踏在哥薩克的土地上。

2

，後來彎着身子垂了半天，把寬闊的脊背轉向車窗，抽泣起來。

紅色的列車，從頓河經過烏克蘭，裝載着麵粉、油、雞蛋、牛，向日耳曼運去。在站台上，站着許多德國人，他們穿藍灰色上衣，戴沒有遮陽的制帽，槍上上着刺刀。

用黃色皮子製成的、釘着鐵掌的上等德國皮靴踏着頓河沿岸的大路，巴伐里亞馬隊在頓河上餵馬……在和烏克蘭塔界的邊境上，剛剛在派爾西諾諾甫克受完訓練的青年哥薩克們，被強制徵集來了，正和彼特留拉^①的隊伍打仗。新編成的第十二頓河哥薩克聯隊，爲了佔領着烏克蘭領土僅有的一塊地方，差不多有一半人在司塔羅別里斯克附近犧牲了。

在北方，烏斯旗 度得月古次克部落發生了爭奪戰：米倫諾夫領着從戈爾格諾甫斯克、諾沃阿力克散得洛甫斯克、庫梅勒仁斯克、司枯里申斯克和其他部落的村莊中向他奔來的哥薩克赤衛軍的隊伍，佔領了這個地區。但是過了幾個鐘頭，軍官阿列克塞耶夫的白色游擊隊又把它奪過來，於是構成隊伍中心的中學生、實業學校和教會學校的學生們的外套，就在大街上閃來閃去了。

頓河上游的哥薩克們，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向北方移去。米倫諾夫跑到薩拉托夫省的邊境去了。整個頓河流域差不多都肅清了布爾雪維克。夏天將完結的時候，由各種年歲的、善於使

① 彼特留拉（一八七七——一九二六）在內戰中曾率領烏克蘭的民軍與哥薩克作戰。

用武器的哥薩克組成的頓河軍隊，已到了邊境，它沿路經過改組，用從諾沃柴爾喀斯克來的軍官們補充起來，差不多和正規軍一樣了：有少數由各部落起來的友軍合流到一起，恢復了從前的正規軍聯隊的編制；又聯合起了，從日耳曼戰爭中殘留下來的舊日官兵；聯隊組成了師團；司令部許多幹練的上校們先替換掉那些下級軍官；漸漸地上級組織也改變了。

夏天將完結的時候，由米古林斯克、麥石珂甫斯克、喀贊斯克和叔米林斯克的中隊組成的戰鬥單位，遵照阿勒飛洛夫少將的命令，衝過頓河區的邊境，佔領了頓涅茨克——沃倫諾日省邊境上的第一個村莊，把博古察爾縣城包圍起來。

鞭韃村的哥薩克中隊，在彼得羅·麥列霍夫指揮下，經過許多村莊和部落，向烏斯旗——蔑得月吉次克區的北方進軍已經有四晝夜了。米倫諾夫在他們右面一點，並不接戰，急忙地向鐵道線退去。他們始終沒有看到敵人的影子。移動的速度並不很快。彼得羅和所有的哥薩克們，雖然沒有商量，但却一致認為趕着去送死，是沒有意義的，移動一次最多不過走上三十哩路。

第五天進入庫梅勒仁斯克部落。他們在東都珂福村渡過霍派爾河。蚊虻像絹幕一樣散佈在草原的上空，輕輕的嗡嗡聲頑強地向上升來。牠們成千上萬地盲目飛繞，成羣向騎士和馬的耳朵裡、眼睛裡鑽。馬匹很痛苦，打着噴嚏，哥薩克們用手亂揮，不斷地用煙草的煙氣薰。

「簡直是開玩笑，他媽的該死啊！」賀里斯托尼亞用袖子擦着流淚的眼睛，嘟囔道。
「蚊子咬了你嗎，怎麼的？」葛利高里微笑了。